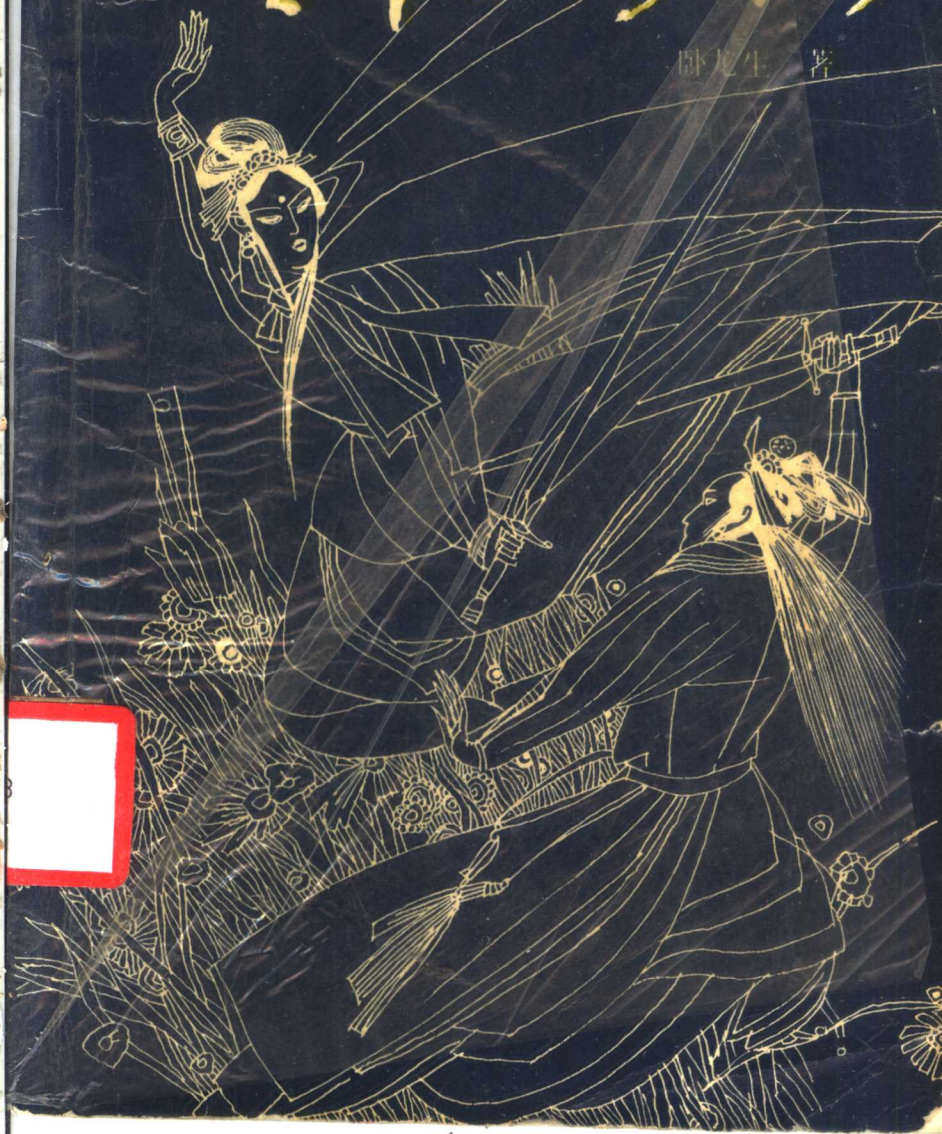


秋水芙蓉

卧龙生 著



冷 艳 千 秋

卧龙生 著

内容简介

三国猛将关羽去世一千年后，武林中忽然传出一则惊人的消息：“衍圣公的青龙偃月刀出土了！”江湖上顿时沸沸扬扬，都想一睹其风采。

武林高徒屈强出山探祖，得知“青龙偃月刀”的出土人被害，撬开石棺，尸体却不翼而飞……屈强为探真情，打入“天狼国”。明知“天狼分尸盘”下躺着师妹东门凤，却不得不忍痛投出七支淬有奇毒的“铁翎箭”，谁料到惨遭分尸之人竟是狼王的亲生爱女“大公主”……武林高手随即销声匿迹。由此江湖各派豪杰与黑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。

冷艳千秋 LENGYANQIANQIU

卧龙生 著

责任编辑：西西

封面设计：龙震海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787 × 1092毫米32开本9.25印张200,000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吉林日报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定价：2.80元

青龙偃月刀，又名冷艳锯，重八十二斤，是三国猛将关云长所使用的兵器：当年他以此刀纵横沙场，在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出战华雄那仗——

“操教酺热酒一杯，与关公饮了上马，关公曰：‘酒且斟下，某去便来。’出帐提刀，飞身上马，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，喊声大举，如天催地塌，岳撼山崩，众皆失惊，正欲探听，鸾铃响处，马到中军，云长提华雄之头，掷于地上，其酒尚温。”

后来关公兵败，被孙权所杀，他座下的赤兔马“数日不食草料而死”。他的青龙偃月刀则未再被人提及，一代神兵，就此失其踪迹。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

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

一千多年之后，武林中忽然传出一则惊人的消息：“青龙

偃月刀在山西出土了！”

顿时，原本纷纷扰扰的江湖，突于一夕之间，全被这则消息所吸引住。

关公，后世尊为“武圣”，他的青龙偃月刀无疑的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兵器，凡是习武之人都想一睹它的风采，特别是“刘关张赵”四家之人——

这里所指的“刘关张赵”与三国的刘备、关云长、张飞、赵子龙无关，他们是当时武林各自称雄一方的刘农、关玉虎、张云鹤、赵长山。

由于他们是当时武林中名头最响亮的人物，而且刚好姓“刘、关、张、赵”，故江湖上便以“刘关张赵”称之，当然含有媲美三国时代的刘关张赵之意。

这一天，他们四大家的人马几乎同时赶到山西姑射山东麓。

姑射山是个贫瘠的地方，东麓有个小小的村落，居民五十几户，人口两百多，村名就叫姑射村，民智闭塞，家家皆穷，一年到头也难得见到一个外人来到这个地方。

今天，突然有大批人马来到此处，可把全村老幼吓坏了。

首先抵达姑射村的是赵长山，他带来二子三徒八家将，人各一骑，十四人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小村落，在村中一间破旧的祠堂外面驻扎下来。

未几，张云鹤的人马也到了。

这位张云鹤和三国时代那位张飞完全不一样，是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先生，走到哪里都是一身华服，而且喜欢乘轿子，今天也是乘轿子来的；陪他前来的只有那四个轿伕，但谁都

知道他们不是普通轿夫，他们是张云鹤手下四猛将，有名的“张家四条龙”。

又不久，关玉虎也到了。

这个人的身上也找不到三国关云长的一点影子。他的身材矮矮小小，坐在马上几乎看不到人，可说是个毫不起眼的人物，但是江湖上的人非但不敢瞧不起他，甚至谈“虎”色变，人人对他逃避三舍。

他带来十三条大汉，也就是名满天下的“虎帐十三勇士。”

这三家三十三人一到，早已将祠堂外面的空地站得满满的了。

赵长山、张云鹤、关玉虎三人在祠堂中会晤座谈，三人都是五十多岁的年纪，都是各踞一方的豪雄，虽然多年来彼此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摩擦，但当见面时，彼此倒也能够保持风度，故作“相谈甚欢”之状。

关玉虎首先开口把话导入正题：“二位，小弟远居岭南，消息不灵通，关于那把青龙偃月刀在此出土的事，当真吗？”

赵长山道：“千真万确！”

他的长相在三人为最端正，眉如卧蚕，目似丹凤，谈吐铿锵，威仪毕露！

张云鹤则如一位饱学长者，右手轻拂山羊须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赵兄亲眼看见了？”

赵长山道：“不，但赵某手下已探访清楚，这村里有三个人见到那把青龙偃月刀。”

关玉虎一耸肩膀道：“这么说，那是绝对不假了——刘大侠怎么还没到？”

赵长山道：“据报刘大侠的人马昨日已在翼城出现，可能少时便到。”

张云鹤不停轻拂着他的山羊须，口中喃喃说道：“刘大侠总是这样，过去十多年中，咱们四人三次聚会，他每次总是最后一个到达。”

赵长山道：“小弟已在函中说明今日午时在此见面，逾时不至，咱们就不等了。”

关玉虎望望窗外的天色，又耸耸肩膀，说道：“距午时尚有一刻时吧？”

赵长山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再等他一刻时。”

终于，一刻时过去了，刘农的人马仍未到达。张云鹤不耐，轻轻一哼道：“还等下去吗？”

赵长山道：“不等了——来人啊！”

“在！”

他的一个家将应声入祠，躬身听候吩咐。

“去请丁老爹、季大嘴、小柱子过来。”

“是！”

不久，丁老爹、季大嘴和小柱子被领进了祠堂；他们三人是姑射村的居民，亲眼看见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的人。

赵长山亲切地请他们坐下，然后说道：“丁老爹，你把详细情形说给我们听听。”

丁老爹已七十多岁，发须皆白，但身体还很硬朗，他一五一十地把见到青龙偃月刀的经过说出来——

原来，在距离姑射村三里外的姑射山中有一片果园，种植那片果园的人名叫伍福；他十多年前独自一人入山开垦荒

地，种植果树，如今已是四十七八岁的中年人；此人生性孤僻，无妻无子，平日少与村民交往，故无人知其来历。他每年和村民见面的日子只有四五天，那是在他的果树可以摘收时，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村民去摘收，他则坐在他的茅屋前逗着一只老猴子玩。

那一天，丁老爹估计他的果树快可摘收了，便与季大嘴、小柱子二人上山探望。到达伍福的茅屋，伍福却不在屋内，后来他们在屋后不远的一条山泉水沟里找到了他，发现他正在洗刷一柄大刀！

那是一把长柄大刀，刀柄和刀身都已长着锈斑，但是曾经练过几年武功的丁老爹一看就知那是一把古代的兵器！

伍福看见丁老爹三人，很兴奋地大叫：“丁老爹，你猜这是什么？！”然后他告诉他们三人：那是三国猛将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！

没错，刀柄上还很清楚的可以看出“青龙偃月刀”五个汉隶，而且打造精致古雅，经过清洗后，刀口上所冷射出来的冷芒，仍然令人不敢逼视。

“老天，你哪里得来这口青龙偃月刀？”

“挖到的！”

“挖到的？”

“正是，就在我屋左那棵古树下，我那只老猴子死了，我在树下挖了个坑，不想竟挖到了一口石棺，我打开石棺，就见到了这口青龙偃月刀！”

“这真是关云长那口青龙偃月刀吗？”

“不错，世上绝不可能有第二把青龙偃月刀，这一定是

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不假！”

“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怎会埋在这里？”

“这我就说不上来了。”

“这口刀值钱吗？”

“值钱？丁老爹，这口青龙偃月刀怎可用钱来估价？这是古代神刀呀！”

“唔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口刀呢？”

“是我挖到的，当然归我所有——对了，丁老爹，今年的果园全送给你们三人摘收，我不拿你们一分钱，唯一的要求是你们要守口如瓶，绝对不可将我挖到青龙偃月刀的消息泄漏出去。”

但是，消息还是泄漏出去了。第二天，村上居民纷纷上山，要看那口青龙偃月刀，但伍福已将青龙偃月刀藏起来，并失口否认有这回事，还大发脾气地把村民赶下山——

关玉虎听到这里，目光炯炯地盯视着丁老爹，问道：“这是多久的事情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一个多月了。”

关玉虎又问道：“如今那位伍福还住在山上吗？”

丁老爹神情一黯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人还在，可是已经死了！”

关玉虎面色一变道：“死了？”

丁老爹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发现青龙偃月刀后的第七天，有个青年上山去看他，发现他已死在茅屋中，全身变黑，据说是中毒死的。”

赵长山一听此言，霍然站起，沉声道：“那口青龙偃月刀

呢？”

丁老爹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那青年说伍福全身无伤，屋中也无打斗痕迹，好象伍福是被迫服下毒药而死的，不过已经知道凶手的姓名了。”

赵长山惊讶道：“哦？怎么查出来的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伍福在毒发死亡之前，在地上写了六个字：杀我者张家四。”

赵长山更为惊异，看看关玉虎和张云鹤，问道：“二位听说过‘张家四’这个人吗？”

张云鹤淡然道：“没听说过。”

关玉虎道：“大概是黑道上的小人物吧，不过他既然毒杀了伍福，可以确定那口青龙偃月刀已落入他手中；那家伙心也太狠，何必毒杀一个没有武功的人呢？”

张云鹤道：“那是杀人灭口。”

赵长山接口道：“不错，他强迫伍福交出青龙偃月刀，然后把伍福毒杀了，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却没想到伍福会在临死之前在地上写下他的姓名。”语至此，他长叹一声，又道：“关公一生忠义，后世尊为‘武圣’，他的青龙偃月刀乃是一件无价之宝，赵某约三位今日到此，原打算……唉，如今说什么都没用了！”

丁老爹道：“方才这位关爷说伍福不会武功，这个判断可能不正确……”

关玉虎目光一盛道：“伍福会武功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是的，可能还是一位武林高手呢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地上写的那六个字，据说是用‘大力金刚指’写出来的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那青年说的。”

“那青年是谁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关玉虎脸色一寒，语气也变得很冷峻：“丁老爹，你说话干吗这样吞吞吐吐？”

丁老爹支吾道：“他担心被人怀疑，关照老汉不要说出他的姓名……”

关玉虎冷笑道：“丁老爹，你非说出不可！”

丁老爹回头望望季大嘴和小柱子，问道：“你们看，该不该说出来？”

那季大嘴道：“丁老爹，今天来的这三位都是名满天下的大侠客，他们一定有能力逮到那张家四，收回青龙偃月刀，我看你老就实说了吧。”

丁老爹同意其说，便回头对关玉虎三人道：“那青年是**屈强**。”

关玉虎一怔，转对张、赵二人问道：“这个姓名有点耳熟，好象听人说过，二位可知他是何许人？”

赵长山皱眉道：“不错，好象在哪里听说过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”

他们想不起来，是否表示这个名叫“**屈强**”的青年在武林中无甚名气？正好相反，他们“刘关张赵”四人是目前武林中的四大豪雄，门下高手如云，地位之尊无与伦比，轻轻

一跺脚都能使风云变色；象他们这样的大人物，如果有个人的姓名能依稀留在他们的脑中，就表示那个人在武林中已有非常响亮的名气了。

张云鹤慢吞吞地道：“你说的那个‘屈强’，是不是前年在山东杀死北五省绿林总瓢把子夏侯鼎的那个青年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对了，正是他！”

张云鹤道：“那小子了不起。”

丁老爹色喜道：“他是我们姑射村的人，六岁丧父，他娘改嫁丢下他不管，后来失踪了。一个多月前他回到此处，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年，他自己不说，我们还不知道他就是当年失踪的那个小孩呢！”

张云鹤问道：“是他最先发现伍福尸体的？”

丁老爹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张云鹤道：“现在人呢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已经走了。”

张云鹤摸摸胡子道：“他杀死夏侯鼎是一件轰动武林的大事，不过……说不定是他毒杀了伍福，抢走了那口青龙偃月刀！”

丁老爹忙道：“不，他不是！”

张云鹤不听他解释，转对关、赵二人道：“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神兵利器，此物绝不能落入歹徒手中，咱们要不要追究此事？”

赵长山道：“张兄所言极是，青龙偃月刀若是落入歹徒手中，对武圣关公是一大不敬，咱们应该合力将它寻回，建庙供奉才是。”

关玉虎道：“咱们要到山上去看看吧？”

张云鹤道：“当然要去看看，不过张某奇怪刘大侠为何到现在还不来？——”一语甫毕，远处突然传来一片马蹄声。

赵长山微笑道：“总算来了。”

关玉虎道：“不对，来的只是一人一骑！”

张云鹤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，刘大侠一向最讲究排场，每次出门都是鲜车驽马一大群，此刻来的一定不是他。”

赵长山原欲出迎，听了这话，便重新坐下，三人的眼睛都投向祠堂外面，静候来人抵达。

俄顷，蹄声响到祠堂外面，原在空地上的三家人马纷纷让开，便见一个中年人骑着一匹枣红骏马停在那空地上。那中年人一身华服，腰上悬着一把没有剑的剑鞘，当坐在祠堂中的关、张、赵三人一眼见到他时，他已象一团软泥从马鞍上跌下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没有一点活动的力气了。

赵长山面色一变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祠堂外面的“虎帐十三勇士”、“赵家八将”和“张家四条龙”等人纷纷围上去察看，不久赵家一位家将入祠禀报：

“老爷，来人是刘大侠的长子刘百彪。”

赵长山急问道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家将道：“他内伤甚重，吐了一些血，说是在距此五十里外的地方遇上伏击，同来的刘家九位高手悉数遇害。”

关玉虎、张云鹤、赵长山呆了。刘家的人遇上埋伏，九位高手被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今武林，武功最好、门下最多的就属“刘关张赵”四家，唯有这般本事杀死刘家九位高手，并将刘家的长子刘百彪打成重伤？

张、关、赵三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一时为之目瞪口呆，过了半晌之后，赵长山才又问道：“那位刘世兄能说话吗？”

家将道：“勉强可以。”

“把他扶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刘百彪被搀扶入祠，他的嘴边挂着一缕血丝，身子虚弱，面色苍白，几乎无力站稳，赵长山连忙让他坐下，问道：“刘世兄，你们碰上仇家了？”

刘百彪摇摇头。

赵长山诧异道：“不是仇家？”

刘百彪有气无力地答道：“我们不知……不知道那些人的身分来历，他们是……十二个蒙面人，突然从路旁树林中冲出，一言不发动手就……唉！我们一时措手不及，结果……只有小侄一人幸免于难。”

赵长山道：“令尊没来？”

刘百彪道：“家父身体不舒服，不愿长途跋涉，故命小侄带九个人来……”

赵长山眉头微皱，若非听说他们刘家的九位高手已在路上丧命，又见刘百彪受了伤，他一定忍不住要大发脾气。他对刘农很清楚，刘农的功力已到出神入化之境，怎么可能身体不适？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出土是一件大事，凡是习武之人听到这消息，爬也要爬来看看，他会青龙偃月刀不感兴趣？一定是对前年所发生的一场小冲突尚耿耿在怀，此番是自己发函邀请的，他故意只派一个儿子前来赴会，要给自己一个难堪！但他把心中的不满隐忍了下来，又问道：“据你

猜测，那批蒙面人是谁？”

刘百彪又摇头道：“小侄想不出。”

“那些人武功很高？”

“高得出人意料之外。”

“如果说那些人埋伏攻击的目的是要阻止你们前来姑射山，理由很不通，关、张二位与赵某三家之人在来此途中，并未发生任何事情。”

刘百彪默默不语。

关玉虎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让刘世兄在此养伤，咱们上姑射山去看看！”

丁老爹领着关、张、赵三家人马，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山上伍福的果园。

一眼望去，一大片果树已结实累累，伍福的茅屋就在果园近侧。茅屋已甚破旧，里面的家具亦甚简陋，屋中地上的那六个字“杀我者张家四”仍在；关、张、赵三人看过那六个字，一致同意那的确是用“大力金刚指”写成的。

关玉虎立刻向门下“虎帐十三勇士”发下命令：“你们速去附近搜索，若有发现，立刻来报！”

“是！”虎帐十三勇士领命而去。

关玉虎接着向丁老爹问道：“丁老爹，你从不知伍福身怀绝技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是的，他平日不与任何人往来，对他自己的身世也绝口不提，我们村上的人对他实在不了解。”

关玉虎转对张、赵二人冷笑道：“这不是怪事吗？伍福身

怀绝技，却于十多年前只身到此开垦荒地，甘愿忍受这种困苦寂寞的日子，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张云鹤道：“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忏悔，二是逃避。他可能犯下无法弥补的过错，独自到此隐居忏悔度余生，再不就是与人结下很深的梁子，而对方的武功比他强得多，为了逃避仇家的追杀，只好匿居在这穷乡僻壤。”

关玉虎点点头，又向丁老爹问道：“你说最先发现伍福尸体的人是屈强，他后来怎样了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他跑回村中通知老汉，大家再回此处，因伍福已死亡两天以上，屈强和我们商量之后，便把伍福收埋了。”

关玉虎道：“埋在何处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就用那口现成的石棺收埋在原地。”

“屈强呢？”

“善后完了，天色已黑，屈强说还要再待一会，我们便下山回家了。”

“之后屈强有没有再回村上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老汉不明白。”

关玉虎沉思了片刻，回对张、赵二人道：“二位对此有何高见？”

赵长山道：“屈强是在返乡后听说青龙偃月刀在此出土才上山来看的，因此他似乎没有嫌疑，何况伍福在地上的留字也说明凶手不是屈强，但屈强不再返回姑射村即行离去，却叫人感到奇怪。”

张云鹤道：“可能他有所发现，来不及返回姑射山就追下去了。”

关玉虎冷笑一声道：“我看不是！”

张云鹤道：“关兄的高见是？”

关玉虎道：“屈强在返乡之前，不知道青龙偃月刀在此出土可能是真的，但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乃是人间至宝，他必是心生贪念，强迫伍福交出青龙偃月刀，然后把伍福毒杀，再在地上留字故布疑阵。”

丁老爹不同意他的推测，忙道：“不，要是屈强夺刀杀人，他何必再赶回村中通知我们呢？”

关玉虎道：“他这样作可以洗脱嫌疑。”

丁老爹道：“不对，当时伍福已死亡两天之久，而屈强是在当天回到姑射村的啊！”

关玉虎冷笑道：“你怎知伍福已死亡两天之久？”

丁老爹道：“当时伍福的尸体已经冷僵，而且全身发黑。”

关玉虎道：“人死后半天，尸体便会僵冷，至于全身发黑，那是中毒之故。”

丁老爹连连摇头道：“屈强是个待人亲切有礼的青年，他绝不可能是杀人凶手。”

关玉虎不再与他辩论，再向张、赵二人说道：“二位，咱们三人今天既来了，好歹得把事情弄清楚，小弟主张开棺验尸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张云鹤点头道：“嗯，看看也好。”

赵长山命手下家将挖掘树下那口石棺，当石棺出现在众人眼前之际，关玉虎的“虎帐十三勇士”也刚好搜索回来了。